

# Chasing Churchill

## The Travels of Winston Churchill

[英] 西莉娅·桑蒂斯 著

刘 欣 巩向飞 译

# 追溯丘吉尔

## 温斯顿·丘吉尔旅途记趣

丘吉尔外孙女西莉娅·桑蒂斯执笔撰著

女儿玛丽·索姆斯致前言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丘吉尔令人出乎意料、备感惊奇的性格特征……

东方出版社

*Chasing Churchill*  
The Travels of Winston Churchill

〔英〕西莉娅·桑蒂斯 著  
刘 欣 巩向飞 译

追溯丘吉尔

温斯顿·丘吉尔旅途记趣

丘吉尔外孙女西莉娅·桑蒂斯执笔撰著

女儿玛丽·索姆斯致前言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丘吉尔令人出乎意料、备感惊奇的性格特征……

东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申 瑞 杨松岩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艾林工作室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溯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之旅

(英)西莉娅·桑蒂斯著 刘欣、巩向飞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6.7 ISBN 7-5060-2396-2/K

I.追… II.①桑…②刘…③巩… III.丘吉尔,W.L.S.(1874~1965)  
—生平事迹 IV.K853.6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706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5-2529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by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Ltd under  
the title:

Chasing Churchill:The Travels of Winston Churchill

by Celia Sandys Copyright® Celia Sandys 2003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Harper Collins 出版公司授权东方出版社独家  
翻译出版

---

**书 名** 追溯丘吉尔：温斯顿·丘吉尔之旅

ZHUISUQIJI ER:WENSIDUN·QIUJIERZHILU

**作 者** (英)西莉娅·桑蒂斯著 刘欣 巩向飞译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社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8.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5,000 册

**版 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200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60-2396-2/K

**邮购地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100706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定 价** 18.00 元

## 玛丽·索姆斯的前言

温斯顿·丘吉尔的生活就像是一幅宽广的锦缎，对其每一个领域进行放大都会收获良多，西莉娅·桑蒂斯就在这本书中对我的父亲她的外祖父一生的行程做了描绘。

在温斯顿·丘吉尔早期做骑兵队的军官时，他不知疲倦地“追求梦想中的声望/即使要深入炮膛”，他来到古巴、阿富汗、苏丹和南非。每次战斗都为他的新闻报道和书籍创作提供素材——这是剑与笔相融合的生活。20年代和30年代他逐渐挖掘出对绘画的兴趣和才能，因此他多次前往法国南部、意大利和摩洛哥，去寻找阳光下入画的景致。但每次绘画假期他还会完成一定的文学创作。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与罗斯福总统、斯大林以及其他军事将领亲自会面的必要性又迫使丘吉尔一次又一次地从空中或海上出行，这些出行都是条件艰苦的、充满了危险。

战争结束后，绘画和文学创作再一次在丘吉尔的生活中占了主导地位，我们全家人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假期。

我的外甥女西莉娅对她外祖父的行程作了细致的追踪，她的描述体现了她特有的神韵和方式。

## 序言：

## 旅行的收获

旅行，尤其是徒步旅行的收获，对于观点的形成，对于心智的启发，对于颜色和比例的辨别都是弥足珍贵的。（温斯顿·丘吉尔《我的非洲之旅》（1908））

早在1908年丘吉尔出版《我的非洲之旅》之前，温斯顿·丘吉尔的足迹就已经出现在了四个大洲——这对于一个世纪以前来说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当时大多数年轻的贵族为能完成一次欧洲之旅都深感欣慰。在1895年离开圣赫斯特的皇家军事学院后的五年间，丘吉尔已经到过古巴、印度、苏丹和南非参加了军事行动。1907年，作为殖民副大臣，他走遍了乌干达。之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频繁地出国旅行一直没有间断过。中年时，绘画成了他“旅行的动力”，只要可以，他就带着他的画具。

丘吉尔的旅行包含着娱乐和工作，有时又蕴藏着危险和困难，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二战结束才好转。旅行中的不舒适是在所难免的，但这种情况对丘吉尔来说只能说是例外而不是惯有现象。他的旅行从来都是奢华的——他从来不会为了节省开销而坐三等舱或是搭乘公共汽车。我甚至怀疑他是否曾经自己整理过行李箱，他还是个年轻军官时身边就有一位士兵侍从，后来总是有贴身男仆为他处理那些会妨碍他旅行的繁杂琐事。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爵士也是一位旅行家，丘吉尔的第一次



出国经历就是跟随父亲到巴黎，那是发生在 1883 年，当时丘吉尔只有九岁。伦道夫爵士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位知名的保守党政治家，而在 1886 年他辞去了财政大臣一职，原因是第一海军大臣和战争大臣都不同意削减本部门支出，从此他在政治上便没有更大的作为。年轻的温斯顿很敬爱自己的父亲，却处不好与父亲的关系。最初是因为伦道夫爵士忙于政治而无暇关心自己的儿子，后来由于健康问题他对温斯顿的态度变得反复无常，直到 1895 年去世。然而父亲的很多政治哲学还是传承了下来，35 年后丘吉尔在纪念父亲逝世时写道：“所有与他一同战斗、在他支持下进入议会的梦想都破灭了。我所做的只有去追求他的理想、维护他的名声。”

尽管如此，父子两个的第一次出国旅行还是很愉快的。1946 年，在麦兹发表的一个演讲中，丘吉尔回忆起当年和父亲开车走在协和广场的情景，他们看到了两个纪念塔上都挂满了花环和绉纱。当九岁的温斯顿问父亲这是为什么时，伦道夫爵士解释说这是为了纪念法国的两个省阿尔萨斯和洛林，因为这两个省在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中被德国人占领了，法国人对此感到非常伤心。丘吉尔告诉在场的听众们：“我非常清晰地记得当时我默默地希望他们能将这两个省夺回来。”

丘吉尔对法国的爱是一点点缓慢发展起来的，而对美国一生的情意却是从他第一次踏上这块土地就开始了。他对美国的喜爱和忠诚在一次和杜鲁门总统及其工作人员打牌的时候表露无遗。那是 1946 年在密苏里的富尔顿做完“铁幕”演说之后，丘吉尔与杜鲁门总统乘火车返回华盛顿途中，在轻松的氛围中，丘吉尔对牌友们说如果他能有来生，他将选择做一个美国人：“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能给他无限的未来。”

丘吉尔很早就与美国结缘得益于他的母亲珍妮·杰罗姆，一位漂亮迷人的美国贵妇人。她是纽约著名金融家、美国赛马俱乐部的创始人利昂纳德·杰罗姆的女儿，她为丘吉尔开启了多扇门，但是真正吸引他的无疑是美国的生活方式，他第一次接触到美国的生活是在1895年，作为一个年轻人的他第一次来到纽约的时候。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对美国的多次访问让他对这个国家有了深刻的了解，也结识了众多美国要人。他在美国的投资赚了也赔了很多钱。二战期间他六次冒险穿越大西洋来到美国与罗斯福总统会面。是丘吉尔改善了英美两国不稳定的关系，与美国发展了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一直到今天都依然存在。

政治和民族特色是丘吉尔喜欢法国和美国的重要原因，而还有很多其他地方仅仅是因为它们美丽的风光而让丘吉尔这位画家流连忘返。其中一个地方就是摩洛哥的马拉喀什，他曾在1943年的时候邀罗斯福总统一起去欣赏阿特拉斯山日落的美景。

“我从来不度假，”他在一次写给报业主管罗泽米尔爵士的信中这样说道。对于丘吉尔来说，变化，而不是休息，才是理想生活的“关键”：“对于长期要肩负重要责任的人来说，为避免烦忧和头脑过度劳累有很多建议的办法……但是所有办法中都包括一点，那就是变化。变化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对于丘吉尔来说，旅行就提供了这种变化，同时又不打断他的工作。他的工作，不管是写作还是政治，一直都伴他出行。他的办公室总会跟他一起旅行，要是他已经开始创作一幅绘画作品，他的画室也会跟着他出行。不是这样他怎么能完成那么多梦想？

他的随行人员，包括秘书、仆人、专家和顾问等人员人数一直在增长，到了晚年的时候已经需要一个长长的运输队伍了。但是从



1907年作为副大臣第一次出访东非起，他的方式就固定下来。当时殖民部高级公务员不过把丘吉尔的这次出行看作一个短途旅行，并且认为他完全可以等到丘吉尔回来再完全投入工作，没想到丘吉尔还没回来外交公文就接踵而至。在当时没有航空邮政的时代，平信的邮递速度已经让这位秘书抱怨丘吉尔“旺盛的精力”了，而且很难想象丘吉尔的私人秘书要在“红海炎热的天气下在这些公文中生动地描绘出这位副大臣一天14个小时的工作状态。”

丘吉尔的生命是“一个自然的和谐体”，他显然把自己看作是“命运的宠儿”，是那些可以将“工作与娱乐合二为一”的人。但是，他也意识到“那些把工作当娱乐的人也是最渴望获得能将工作消除的办法的人。”他的画就总伴在左右，即使是在一战的战壕里也一样。

看到丘吉尔这么多次的旅行，我们对于丘吉尔说过的“远离查特维尔一天就是浪费一天”的话不禁有些怀疑。1922年在肯特郡乡村的查特维尔安的家，地面的园艺是他做的，厨房花园和小屋的墙都是他亲手砌成的，他是如此热爱这个家，但是他绝对不会就此满足于此。这是一个停泊的港湾，在他探险和重生之旅结束后，永远欢迎他回来的家。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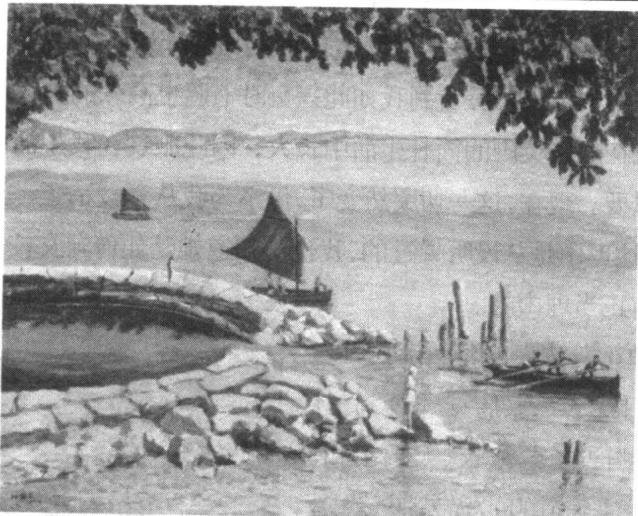
## 玛丽·索姆斯的前言

## 序言：旅行的收获

1	“克利斯蒂娜”号	•1•
2	一个全新的世界	•15•
3	战士和作家	•39•
4	丛林、灌木和忘恩负义的沙漠	•65•
5	从海岸到海岸	•83•
6	撒哈拉沙漠的巴黎	•107•
7	战时行程 1914—1918 和 1939—1943	•133•
8	战时行程 1943—1945	•163•
9	富尔顿及其他	•187•
10	马德拉群岛：温暖，入画，游泳欢畅	•213•
11	旧世界	•221•
	<b>尾声：最后的旅程</b>	•247•
	<b>温斯顿·丘吉尔：大事记和行程表</b>	•257•

# 第一章 “克利斯蒂娜”号

我的品味很简单。我很容易为最好的事物而满足。(温斯顿·丘吉尔)



加尔达湖的圣维吉利奥。创作于圣维吉利奥。1949年,63.5×76.2厘米

虽然温斯顿·丘吉尔在 1958 年到 1963 年之间曾经八次作为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贵宾登上他的豪华游艇，但是我却是先于我外祖父遇见奥纳西斯，看到“克利斯蒂娜”号的。那是在 1956 年的 1 月，当时我和我的母亲在法国南部，我的舅舅伦道夫·丘吉尔认识奥纳西斯，他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在“克利斯蒂娜”号上喝茶。我那时 12 岁，在此之前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奢华的东西。当然我从没想到三年以后我会在地中海游弋中度过暑假，同时还见证了 20 世纪一段著名爱情的开始。

我的品味很简单，我很容易为最好的事物而满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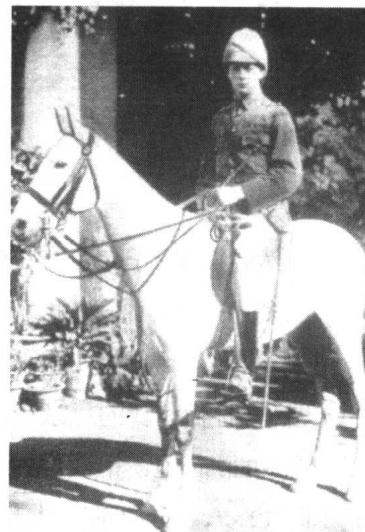
1959年4月我们在查特维尔，当时外祖父问我母亲我们是否愿意陪他在“克利斯蒂娜”号上度过整个7月。他解释说我们将会从蒙特卡罗启航驶向意大利海岸，绕希腊群岛巡游抵达伊斯坦布尔，他把伊斯坦布尔称作君士坦丁堡，这样使它听起来更有异域情调。

我当时一个字都不敢说，屏住呼吸直到母亲同意接受这次对我来说最令人兴奋的邀请。我为这期待中的喜悦而欢呼雀跃，并且清楚地记得当外祖父看到我如此兴奋时他脸上高兴的神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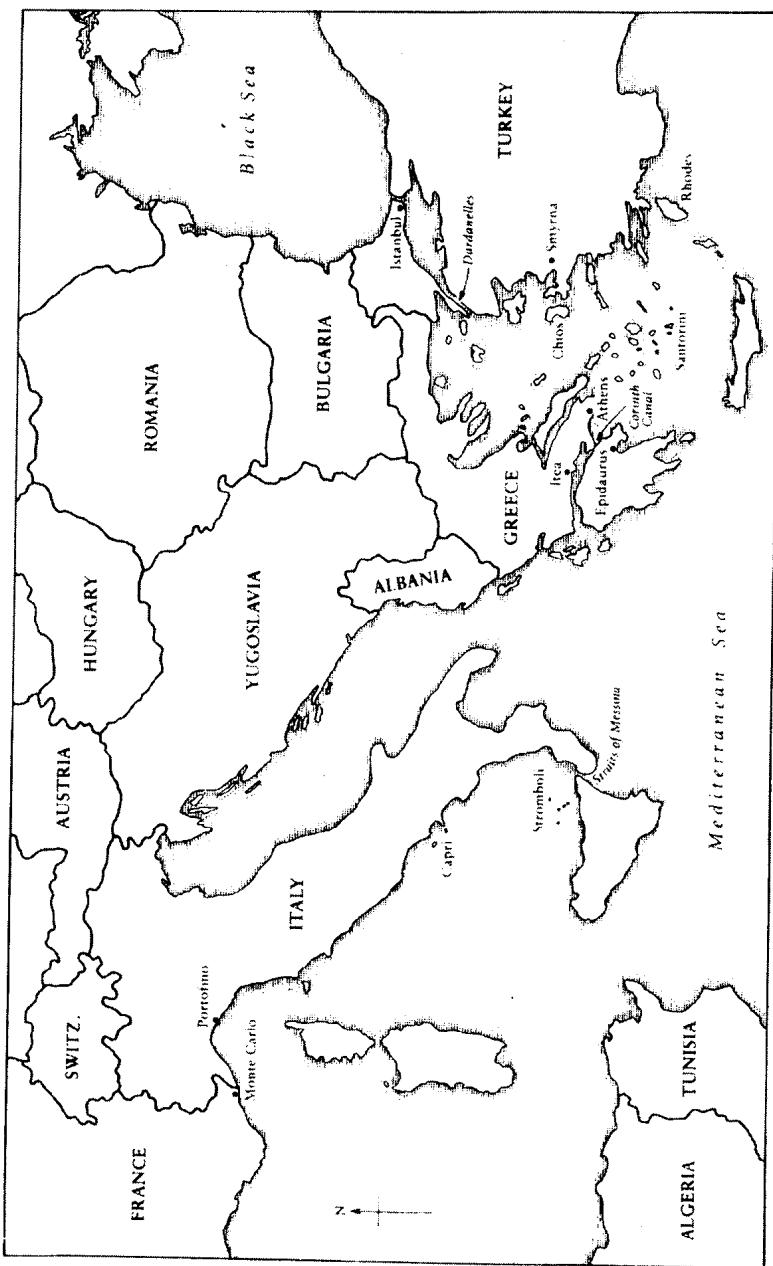
我在战后英国的简朴生活中长大，因此服装在我生活中从来就不重要。现在，这一切突然变了，母亲为我从学校请了一天假来购物。这理由是从没听说过的，我也不知道她是如何向女校长解释这是有正当理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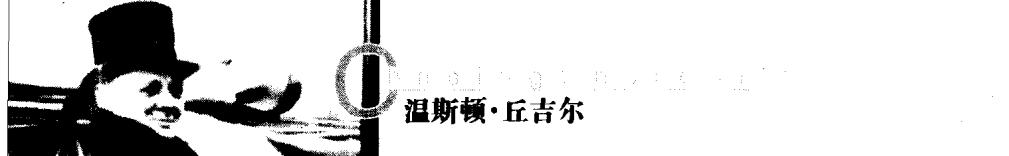
她在滑铁卢火车站接我，接着我们就从一家店铺飞奔到另一家，购买了游泳衣、太阳裙和母亲津津乐道的“游戏服装”。我们还买了晚礼服，我的第一双高跟鞋以及给外祖母的珠子，用我母亲的话来说就是“人造珠宝”。我确信如果不是我还很像个学生，店员准会认为他们是在为新娘置办嫁妆。的确，我的任何一次蜜月旅行都没有像这次一样好好装扮。

这是我第一次按丘吉尔的



1897年，印度的班加罗尔，丘吉尔时任第四轻骑兵中尉





方式旅行，这次经历使我后来更渴望旅行。除了外祖父母，母亲和我，我们一行人中还包括了外祖父的私人秘书安东尼·蒙塔古和他的妻子诺妮；他的保镖埃德蒙·默雷，一名来自伦敦警察厅的警官助手；他的护士罗伊·霍伊维尔思（丘吉尔当时已是84岁高龄）；还有外祖母的侍女。丘吉尔的旅行一向是很有风格的。

我们抵达了希思罗机场，这支队伍除了旅客之外，还有大量的行李和一只笼子，笼子里面装着外祖父的鹦鹉托比。所有必需的登机手续都是马马虎虎办完的，在贵宾休息室作短暂的停留之后，我们就直接被载到了飞机的舷梯旁。看起来，我们一行人占据了整个机舱的前半部分，所以感觉就像整架飞机都是我们的。在系安全带的信号结束后旅客们可以吸烟了，这本是一则正常的公告，但出于对外祖父的考虑，这则公告又进行了修正，通常要说的“请勿用烟斗吸烟或吸雪茄”的要求被去掉了。要他克制住不去吸雪茄简直是难以想象。

我们到达尼斯后，早已等待多时的车队把我们快速送到了蒙特卡罗。我们受到君主级的欢迎，地上铺了红地毯，一支庞大的、喧闹的法国警察摩托车车队也前来护送。在呼啸的汽笛声中我们沿着滨海路蜿蜒前进，地中海就在我们的右侧闪闪发光，阿尔卑斯的海滩浮现在我们的左侧。在我们接近摩纳哥的边界时，汽笛的音量增大了，在这里我们饶有兴趣地看到法国的护送队伍被摩纳哥的警察替换，替换的精确度足以和常规的警卫队相媲美。

港口进入我们的视野，那儿就停泊着“克利斯蒂娜”，她是整个港口里最最气派辉煌的游艇，也是我们在接下来的三个半星期里的家的所在。阿里和蒂娜·奥纳西斯在甲板上等待我们，问候完大家后，他们引领着我的外祖父母登上了游艇。一会儿，外祖父就

安坐在后甲板上的一把宽大的椅子上了，装在笼子中的托比就在他身旁，外祖父万分惬意地抽着雪茄。与此同时，在他身边的一片喧闹声中，行李也被分配到了不同的船舱。

我兴奋得坐不住，冲过去查看我和母亲一起住的特等客舱。我们被带到了右舷侧一间宽大的、奢华得令人难以置信的船舱里。我的外祖父母一人一间特等客舱，他们的客舱是对着的，中间有间起居室。在我们一边的是玛利亚·卡拉斯和她的丈夫贝蒂斯塔·梅内吉尼，另一边的是安东尼和诺妮·蒙塔古·布朗夫妇。

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侍女在整理行李箱，我觉得没事做，于是就返回了甲板，这时恰好玛利亚·卡拉斯出现在甲板的底端。我们家并非是音乐之家，我也从未去听过歌剧，更没有听说过这位才被船主人引荐给外祖父的著名的歌唱家。对于我不晓得她的大名，卡拉斯可能并不以为然，但她可能想不到，要不是外祖母和工作人员介绍，丘吉尔也从未对她有所了解。

玛利亚·卡拉斯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高大、肤色很黑、有种世俗的味道。和蒂娜·奥纳西斯比较而言，她看起来很庞大、有些笨拙和局促不安。蒂娜是金发碧眼、身材娇小，她身着一件迷人的夏装，使她纤细的腰肢曲线显得无比完美，她秀气的脚上穿了一双高跟凉鞋。卡拉斯披着一件浅褐色的缀满刺绣的印花棉布料衣服，脚上穿着平底凉鞋，这和她的身高正成比例。当奥纳西斯温柔地把她推荐给他尊贵的客人时，她看起来很紧张。当地一家报纸的记者从远处看到了这一幕，他当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些什么，但却这样报道了这位年长的政治家和这位有名的女高音之间的会面：“这位身着浅褐色衣服的歌唱家走近了丘吉尔。那‘年老的狮子’是不是很疲惫？这位歌剧首席女主角的慢吞吞是否把他惹怒了？无论如何，玛



利亚·卡拉斯向他鞠了躬，他没有站起身来和她握手。在场的鹦鹉托比也看到了这一幕……当那位歌唱家一言不发地站在那里时，它脱口而出：“接吻！”接下来有人看到丘吉尔和卡拉斯互相看着对方，然后大笑——僵局被打破了。”其实托比只会说“我的名字叫托比”，因此这个故事有点虚构的成分。

人们可能会想象奥纳西斯这样既富有又爱出风头的人很可能是在世界上最好的造船厂里开出这样一艘游艇来的。实际上，“克利斯蒂娜”号曾作为加拿大的护卫舰在二战期间服役过。事实上这艘船在德国船厂重新改装后，任何一个曾在上面服过役的人都无法把它认出来了。那位负责改装该船的技师对那些以自我为中心的客户并不陌生……20年前他就曾经设计了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的“鹰巢”。

我们才在富丽堂皇的游艇上安顿下来，就马上要换上晚礼服出席在巴黎酒店的晚宴。在这里，大家可以坐在露台上欣赏星光和月光照射下熠熠生辉的地中海美景。蒂娜和阿里分坐在矩形餐桌的两头。阿里细心地照顾他左边的玛利亚·卡拉斯，同时也非常留意坐在他右边的外祖母克莱门汀·丘吉尔。蒂娜给我外祖父带来了无限欢乐。真是难以想象两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物即将参与同一场戏剧的演出。卡拉斯此时与几小时前的懒散样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变成了一位优雅成熟的模特，她身着一件黑色、华丽、有蕾丝边的晚礼服，上面缀满了珠子；而蒂娜看起来就像是一位仙界的公主。斯达夫罗斯·尼阿柯斯也来了，他是船运巨头阿里的竞争对手，也是蒂娜的姐姐尤金尼的丈夫。我们见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也了解到我们的船主人和他的姐夫之间有长久的宿怨。除了在船运世界的竞争外，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拥有更好的游艇。毫无疑问



问，“克利斯蒂娜”号是比较壮观的，但是尼阿柯斯的美丽的“克里奥尔”号更是高雅。拥有温斯顿·丘吉尔和玛利亚·卡拉斯这样的贵宾，奥纳西斯显然感到他比尼阿柯斯多得了一分，并希望他亲自目睹这一切。

这大概是这个巡航过程中最欢乐的一顿饭。每个人都决心取悦大家，人们甚至把这次愉快的晚宴视作未来几周的吉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场面成为四十年后一段不断被书写的故事情节的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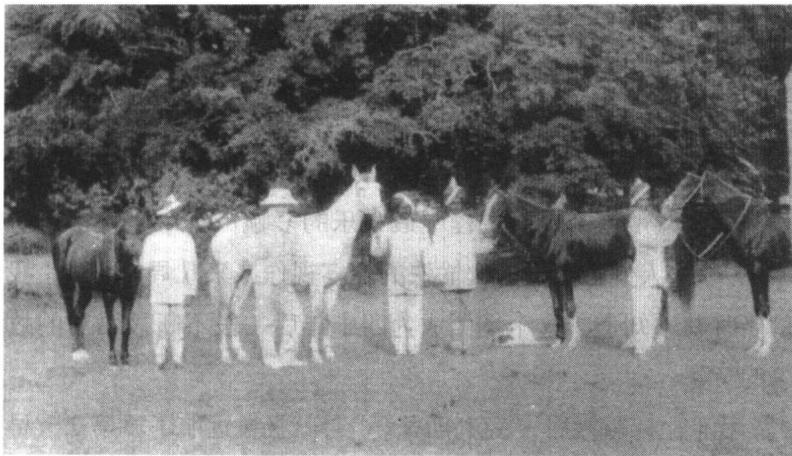
我们上床就寝后，“克利斯蒂娜”号就扬帆远航了。第二天早晨我早早起来来到甲板上，准时来观看游艇抵达波托菲诺的景象。距离港口越近，房子的景象越使我着迷，这些房子并肩地排列着、把山坡渲染成不同色调的粉色、黄色、赤土色和绿色。在观看了全体船员履行抵达港口的仪式后，我看望外祖父并告诉他我们到达了。我向他描述了熙熙攘攘的港口和五颜六色的房屋，这时托比在特等客房里飞来飞去。我的外祖父认真地听我说话，我觉得他像是以艺术家的眼光在刻画这些景象。

这天上午，同行的女士们和蒂娜一起到镇上游玩，温斯顿和克莱门汀坐在甲板上和她们挥手再见。蒂娜在任何场合下都会穿着最得体的服装——毕竟这就是她的日常生活。我们其余的人一起走了过去，就我们的服装而言从任何方面来看都不会那么突出。而卡拉斯却穿了件俗气的花团锦簇的连身衣，看起来就好像是从印花窗帘上扯下来的。这和蒂娜不甚张扬的优雅着装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点让她感到很不舒服，并且很快就变得不安，脾气也坏了起来。因为有一群追踪名人的摄影记者跟随我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所以这次远游着实不够清静。



Chasing Churchill

温斯顿·丘吉尔



1897年，印度，打马球之前的准备

这天下午，西班牙王室的僭君唐璜（其父阿尔方索十二世国王曾经被佛朗哥废黜王位）在他儿子——未来的国王胡安·卡洛斯的陪同下，来拜见我的外祖父。

晚上，我们在甲板上吃了第一次晚餐后，奥纳西斯宣布他会带我去他最喜欢去的夜总会。我的外祖父母又一次向我们挥手再见。那家黑暗的、烟雾缭绕的夜总会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好印象，当所有的人要离开的时候对我而言简直是一种解脱。就在这时，一个个子高挑的年轻人走到我们的餐桌面前邀请我跳舞。我正要开口拒绝，却感到母亲的手在背后推我。与这位陌生人在舞池里时，我不停揣测母亲会有那样不一般举止的原因，由于羞涩，我问了一系列笨拙的问题。他终于有机会回答我的问题了，他笑着说：“你不记得我吗？我今天和我父亲一起来拜访你的外祖父。”我的脸因为窘迫而变得通红，我意识到我是在一家夜总会和未来的西班牙国王跳我的第一支舞。我还意识到，他邀请我跳舞远不是被一个16岁的羞